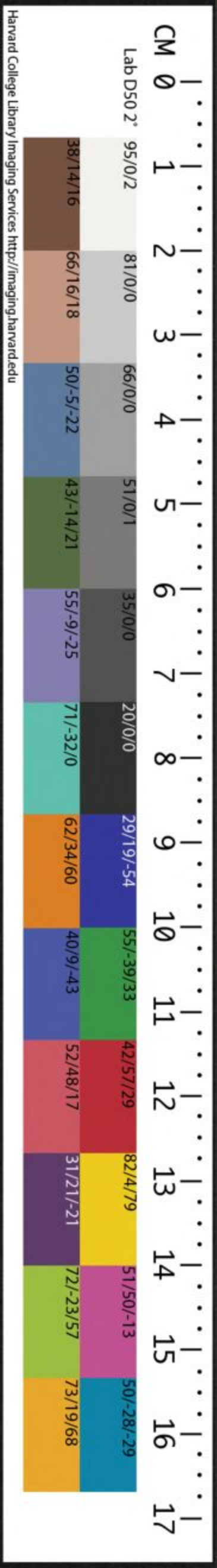


T2512/8193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二十四

漢

紀元壽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以外戚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以日食各尋罷免就第

通鑑曰初晏嘗蒙賢之寵又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職政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去以為當有他變焉孫兩昆弱其叛臣卑爰定強東結單于遣子杜侍恐其合勢以并為孫則匈奴盛而西北危矣可令降胡許為單爰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婦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聞焉則天子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老召群臣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服之秋躬欲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之禮先帝之德使藩今單于以疾病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保其德而身不見匈奴之過境憂乞書曰臣為國家萬世慮而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二十四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漢

元壽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以外戚傳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以日食咎尋罷晏就第

通鑑曰初晏害董賢之寵又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奏以為當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其叛臣卑爰寔強東結單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勢以并烏孫則匈奴盛而西北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寔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上召群臣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服夷狄躬欲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境憂也躬曰臣為國家萬世慮而祿

漢書

欲以其犬馬齒保日所見臣與祿未可同日語也上罷
群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
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
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
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
哉天之見異所以教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
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謀動于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
也惟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言為主上
不聽至是詔將軍中二千石舉習兵法者各一人因拜
傅晏丁明皆為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問得失舉直
言嘉奏曰孝元温恭少欲賞賜節約馮貴人以身當熊
帝深嘉之然賜錢五萬而已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故
少府水衡見錢多都內錢至四十萬萬雖遭兵荒終無
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樂女寵醜酒之害其言
甚切帝終不怒寵臣史育數貶退張放斥就國淳于長
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平安傳
業陛下陛下在國好詩書尚節儉初即位易帷帳去錦
繡憂憫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治大第使者

護作甚於治宗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
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詔書罷苑而以賜
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墜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
災異衆多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
身死有益於國不能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向察衆
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逸豫卒陷罪辜所謂愛
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節賢寵全安其命上不說杜鄴
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
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
故禮明三從母必繫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
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春秋災異
以指象為言語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以法地為土為
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
子曰是何言歟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
者故無可問今諸外家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典兵將屯
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
前後臨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指象如此殆不在
他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

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
嫌不報上又徵孔光問以日食事拜為光祿大夫給事
中位次丞相莽既就國吏民上書冤訟莽者百數上於
是徵莽還侍太后董賢亦以日食沮晏躬之策上乃收
晏印綬罷歸第尹氏曰方書以傳晏丁明為大司馬即
書是日日食而又適當正旦則其封拜不合天心從可
知矣雖能罷晏就第果何及哉亦譏之也立氏曰舊史
書用丁傳為大司馬而即繼之以是日日食說者咸謂
任用非人而天應之捷如此而杜鄴在當時上書亦云
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而此獨書日
食於丁傳前者何蓋日食有定數數年前推筭者已豫
知之矣非若桓帝微行而是日大風拔樹晝昏隋文帝
立廣而是日天
下地震之此也

皇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號孝元傅皇后

劉氏曰以藩妾合葬非古也故特書地譏之立氏曰此
後世以妾母合葬大君之始嗚呼為大宗後以承正統

非但繼父也亦繼母焉哀帝為成帝後而祖元帝則元
后其祖母也尊無二上則所當合葬於元帝者元后也
是時元后無恙而傅氏先亡即攘其宅兆而有之嗚
呼哀帝於傅太后固若濟于尊矣無乃卑其祖乎

孫寵息美躬以罪免就國○以鮑宣為司隸

通鑑曰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
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
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
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徵拜孔光發覺
寵躬過惡衆庶歛然莫不悅喜天人同心人心悅則天
意解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
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
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
意邪厚之如此及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
解離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
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父安者也寵
躬不宜居國可皆免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以應天

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鮑宣為司隸

丞相新甫侯王嘉封還益封董賢詔書帝怒下嘉獄殺之

通鑑曰上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眾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董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臣常為之寒心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心體陛下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心疑雲冤欲更覆治尚書令鞠譚等以為可許上以為顧望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意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臣竊為朝廷惜之書奏上不

府猛等以為聖王之於大臣進之以禮退之以義罪惡雖著括髮關械裸躬受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從光議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掾史涕泣和藥進嘉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嘉引杯擊地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出見使者再拜受詔請廷尉廷尉收嘉印綬縛致都船詔獄吏誥問對曰相等治獄欲閔公卿示重慎誠不見其願望阿附復蒙大赦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中追謚曰忠紹其封尹氏曰王嘉為相垂及三年當時董賢之寵如鄭崇孫寶諸人皆以論諫獲罪蓋帝擁護幸臣不翅心腹嘉之陳列雖明白切當然帝方迷而不復亦何益哉綱目書官書爵書殺亦以深惜之也劉氏曰於是嘉不食死爾其書殺何甚漢也綱目

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一以殺書之故具官爵姓書殺之

秋七月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彭宣為御

史大夫

通鑑曰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下司隸鮑宣獄抵以罪太學諸生守闕上書救之

通鑑曰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没入其車馬催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免鉗之丘氏曰此後世太學生上書之始

九月策免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就第

通鑑曰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上方欲極董賢位恨明如此遂策免就第劉氏曰丁明以無罪書之何明聞嘉死而憐之上恨之遂策免則免不以罪也故雖丁明苟免之不以罪必以無罪書之綱目之筆削審矣

冬十二月以嬖臣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

通鑑曰以賢為大司馬策曰定爾于公以為漢輔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屬皆侍中奉朝請寵在下傳之右矣上故令賢私過孔光第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時王氏衰廢唯王譚子閎為中常侍閎妻父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為子求咸女為婦使閎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召天

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
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乃高
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
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左右遣閔出閔遂上
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
已皆不在大位今董賢無功封侯列侖鼎足橫象賞賜
空竭帑藏諛諂道路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王氏
曰奉朝請孟康曰春朝曰朝秋朝曰請如古諸侯朝聘
之禮焉

廟門銅龜蛇鳴

漢史曰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鳴謹按傳曰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夫龜蛇本無聲之物况鑄銅為像者乎而鳴
焉是大異也其殆莽賊弑君篡
漢炎祚幾絕復續之先兆歟

博士弟子秦景始傳淳屠經

丘氏曰按漢史此
佛書入中國之始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通鑑曰時西域凡五十國佩漢印綬者三百七十六人
單于宴見群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
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胡氏曰帝王於中國無事時鮮不欲開闢土地行師荒
外服臣昔人所不能臣以為一時駿功自備其代也若
漢武於西域兩垂其勤勞蓋前無比後無繼矣苟匈奴
疑塞面納不言欺詭亦可以少殺疲弊之耻而償侵侮
之患也然師行餘三十年卒不得如志至於宣元成哀
無意武功乃坐享其成至若渭上盛儀單于執國珍襲
冠帶稱臣贊謁稽首而朝則武帝平生願欲而不得見
者哀帝之世漢既衰矣而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
印綬者五十餘國雖曰中國榮觀警猶大木遠條枝葉
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幹將顛矣是故聖主專務
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畧而忽近圖其慮遠矣

夏四月晦日食○五月正三公分職罷丞相置大司徒以
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

通鑑曰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
尹氏曰三公分職是矣然皆周六卿之名也董賢為大
司馬孔光彭宣不耻與之同列又且其處其下直筆書
之不待貶黜惡自見矣劉氏曰罷三公官甫四年耳於
是復書曰復三公名可也其曰正三公分職何帝私也
漢初太尉位在丞相下武帝始置大司馬然大司馬大
尉未嘗並置則大司馬猶太尉也故霍光為大司馬而
其召議必以丞相為首元平之奏亦必先丞相敞而後
及光哀帝之初師丹始為大司馬後乃用為大司空是
三公之序固有常矣今欲尊重董賢遂復三公而升大
司馬於大司徒之上徇私情亂舊章謂之何哉故三人
者雖仍舊任而綱目必列序之若新命者所以病哀帝
而愧孔彭也立氏曰始
以夏官列地官之上

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

在位六年
壽二十六

通鑑曰帝嗜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
強主威以則武宣然以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
遂衰賀善贊曰哀帝初政清明可紀自七月至建平四
年二月以前綱目所書封誅拜斥凡二十八其十七皆
為傳太后其不為太后者十一事耳自四年二月至於
終所書封拜誅斥凡十九其十一皆為董賢其不為董
賢者八事耳自始至終一私輾轉是以
雖欲內強主威而漢業卒衰有由然矣

太皇太后王氏召王莽屬以兵權○嬖臣董賢伏誅

通鑑曰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
召董賢問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
前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
太后遣使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
門期門兵皆屬焉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
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以太后詔冊

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通鑑曰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為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尹氏曰不直曰以莽為太司馬而必揭太皇太后書之者明莽之得權由太后授之也他日投璽於地果何及乎劉氏曰書太皇太后以者何病太后也莽之篡太后成之是故封新都侯為太司馬及居攝踐阼稱假皇帝皆以太皇太后詔書所以歸其責於太后也

秋七月太皇太后與莽議迎立中山王箕子為嗣

通鑑曰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劉氏曰西漢書迎者二恒書諸大臣賀書大將軍光承皇后詔病已蒙上文率群臣奏太后皆公辭也此其書太后與莽議何箕子於是方九歲耳莽所利也

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

通鑑曰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綱寢殘滅繼嗣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劉氏曰綱目太后書貶而已矣丁傳書追貶不與焉

徙孝哀皇后於桂宮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

通鑑曰莽又白太皇太后下詔以定陶太后背恩忘本專恣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獨下詔褒揚傅喜曰姿性端慤論議忠直不順指從邪以故斥逐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也其遷喜長安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
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葬又貶傳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
丁太后曰丁姬劉氏曰太后遷辭二太后遷某宮者順
辭也遷太后于某宮者逆辭也傳后未聞失德也而徙
之逆矣其田孝哀皇后則不以為
毋云耳至廢就其國自殺甚哉

葬以孔光壻甄邯為侍中光承莽意劾將軍何武公孫祿
罪策免武祿遣紅陽侯王立就國

通鑑曰莽以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
盛尊事光引其壻邯為侍中諸素所不悅者皆傳致其
罪為請奏草令邯以太后指風光上之莽白太后輒可
其奏於是劾奏武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董宏子武父
為佞邪奪爵母將隆前治中山獄寃陷無辜張由誣告
骨肉史立丁玄陷人入大辟趙昌潛害鄭崇皆免為庶
人徙合浦中山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
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雖

不居位莽畏之從容言太后今已不得肆意復令光奏
立罪惡請遣就國太后不聽莽曰漢家比世無嗣太后
獨代幼主統政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
逆大臣議如此群下傾邪亂從此起太后不得已遣立
莽之所以脇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
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
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
為徵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頭奏之莽稽首涕泣固
推讓上以惑太后下
用示信於眾庶焉

八月廢孝成孝哀皇后為庶人就其園皆自殺○大司空
彭宣乞致仕莽策免之遣就國

通鑑曰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
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
駟馬宣居國數年卒班固曰彭宣
見險而正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以王崇為大司空○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

通鑑曰王舜遯山中王箕子至即位時年九歲是為孝平皇帝

太皇太后王氏臨朝稱制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

尹氏曰亂臣賊子其篡竊必非一日觀綱目所書百官總已以聽之詞則知莽之移國其所由來者漸矣履霜堅冰至豈不信哉劉氏曰特筆也書百官總已以聽始此

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宮為大司徒

通鑑曰莽威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曰太后徙光為帝太傅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以馬宮為大司徒宮東海戚人

冬十月葬義陵義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八里

醉漢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葬風益州塞外蠻夷獻

白雉○二月莽自為大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群臣

通鑑曰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群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為太師舜為太保豐為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群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以莽為大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皇恐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宗室群臣立東平王開明又立中山王成都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三十六人為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吏以年老致士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人鰥寡恩澤之政無所

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以吏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初除奏事者引入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葬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頭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置羲和官○夏五月朔日食○遣使即中山拜帝母衛姬

為中山孝王后

通鑑曰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人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乃遣使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寶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聖主始免襁褓至親分離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

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莽令人后詔剛辭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剛茂陵人

封公子寬為褒魯侯孔均為褒成侯

通鑑曰以奉周公孔子之祠寬魯頃公之後也均孔子十六世孫也劉氏曰奉周公孔子始此

始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丘氏曰按孔子卒魯哀公誅之子貢以為非禮平帝之世政出於王莽奸偽之徒假尊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奸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也

成王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

通鑑曰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王氏曰黃支南方遠國名在日南國之南去長安三萬里

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

通鑑曰孔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者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如章坐免終於家劉氏曰上者疑辭也若曰其所上之辭云爾終繼日書龍十三惟此書上桓帝永康元年書言皆疑之之辭也

帝更名衍○大司空王崇免以甄豐為大司空○莽請封宗室及功臣後為王侯者百餘人○大旱蝗

隕石于鉅鹿二○光祿大夫龍龔勝太中大夫邴漢自引退

通鑑曰莽白太后宜衣繒揜膳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助給貧民公卿皆效慕焉

通鑑曰楚國龔勝琅邪邴漢以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遣之梅福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尹氏曰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當是時莽賊竊柄篡勢已成凡仕於朝者從之則有失節之羞違之則有殺戮之禍二子在漢雖位非三事然亦食其祿矣扶顛特危既無所用其力獨有從容引退庶幾保全臣節耳綱目於此不曰罷大夫龔勝邴漢而曰大夫龔勝邴漢罷歸者所以見二子之去非朝廷逐之乃二子自去也然則二子可謂有見幾之智潔身之美異乎孔光輩所為矣

秋九月晦日食○莽風囚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通鑑曰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湏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王氏曰湏卜虜復姓居次云其名乃王昭君之女也

頒四條於匈奴

通鑑曰車師後王姑句去胡來王唐兜亡降匈奴單于受之上書言狀詔遣使責讓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因請其罪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以示之乃造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使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單于上書更名曰知莽大說白遣使答諭厚賜焉

三年春莽以其女為皇后

通鑑曰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奏言長秋宮未建掖庭媵未充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

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書言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詔王氏朕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即吏守闕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戶下咸言願得公女以為天下母太后從之劉氏曰立后書氏恒也書莽女何權所在也故權在於光則書立大將軍光女權在於莽則書聘安漢公莽女權臣一轍也然則霍后止書立此則曷為書聘厚聘也

夏安漢公莽奏定制度

通鑑曰莽奏吏民車服田宅器械喪祭嫁娶奴婢品制立官穆郡國縣鄉皆置學官劉氏曰於是郡國縣鄉皆置學官不書削之也

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帝生母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

通鑑曰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
 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傳舊惡冀得至京師莽白褒賞中
 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
 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為莽好鬼神
 可為變怪以驚懼之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宇即使寬
 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
 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
 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
 名他師平陵云敵時為入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
 章尸歸棺歛葬之莽因是獄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
 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侯立莽
 尊屬平阿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迫令自殺郡
 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及王商辛慶
 忌諸子皆坐死凡數百人海內震動北海逢萌謂友人
 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
 家屬浮海客於遼東林氏曰莽逆節既訥漢朝公卿為
 之犬馬曾不少愧而梅福隱會稽逢萌客遼東若將免
 焉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二

子為得之劉氏曰辭繁不殺而莽之惡著矣故宇雖飲
 藥死書殺而鮑宣書故官丘氏曰莽懲丁傳子橫而滅
 中山孝王后家獨不思已家亦后族
 邪嗚呼不仁之人未有能恕者也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
二月遣大司徒馬宮等迎皇后入未央宮

劉氏曰書迎入未央宮何莽仇也故皇后未有書聘者
 至莽女則書聘皇后未有書迎者至莽女則書迎

遣太僕王憚等八人行天下觀風俗
○莽復加號宰衡

通鑑曰初陳崇張竦奏稱莽功德以為宜恢國如周公
 至是王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復請如崇言章
 下有司有司請益封公以新息邵陵二縣及黃郵聚新
 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

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功頭君封子男二人為侯加
后聘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莽稽首辭讓不聽及起視
事止戒召陵黃郵新野田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
太后左右奉共養者莽班專權然所以媚事誑耀太后
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知太后厭居
深宮中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
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王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
乘之士辭萬金之幣莫不卿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
慚作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於
是孔光愈恐固稱疾辭位詔太師毋朝十日一入省中
置凡杖賜餐物官屬按職如故

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通鑑曰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制度
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
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
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

至者前後千數胡氏曰明堂辟雍靈臺雖見於詩書考
經孟子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理考之王者
卿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故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
子以為王政之堂是則天子之外朝猶後世大朝會之
正衙也若呂不韋青陽總章之制劉歆世室重屋之說
則豈可盡信乎若靈臺則詩與孟子言之亦燕游之所
耳若辟雍則未有明言其義也獨詩有之曰於樂辟雍
又曰錫京辟雍而已夫辟君也雍和也言人君有和德
則天地之和應之而天下之心服之也此二詩者亦言
與民同樂建立都邑之事而已未處及學校之政也况
其上章又有皇王維辟之云哉王制記天子諸侯之學
始有辟雍泮宮之名不知何所本而云也泮水之詩亦
未有以見為學校者獨取匪怒伊教之一言以為證則
未矣劉氏曰成帝時書詔立辟雍未作而罷惜之也於
是書起明堂辟雍靈臺則莽奏為之書
起明堂辟雍靈臺及定樂舉經士始此

莽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徵能治河者

通鑑曰時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闕並言
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
治河時本空此地秦漢以來河決南地不過百八十里
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韓牧以為可畧於禹貢九
河處穿為四五宜其益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
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
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
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
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
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桓譚典其議為甄豐
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
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衣食
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時
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莽奏置西海郡

通鑑曰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
未有加乃遣使多持金幣誘塞外羗使言太皇太后聖

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不長丈餘或一
粟二米或不種自生或不蠶自繭四年以來羗人無所
疾苦願獻地內屬乃奏以為西海郡增法五
十條犯者徙之西海郡以十萬數民始怨矣

莽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

通鑑曰分京師置前光輝後承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元
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
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春正月復南北郊始定合祀天地配以高祖高后

通鑑曰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丘氏曰此後世
合祭天地之始嗚呼祀天而配以祖考禮也莽又譖元
后而並以高后配享吁后可譖也
上帝其可譖乎其無忌憚甚矣

禘祭明堂○始行禘禮

王氏曰公羊傳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也續漢書三年一禘禘以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太祖也趙竹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許氏曰禘者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向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立氏曰書禘始于此

置宗師

通鑑曰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

夏四月孔光卒以馬宮為太師○舉天下通知經術本草者

仁氏曰按漢史本草之名始見於此

五月安漢公莽諷吏民上書頌功德莽自加九錫

通鑑曰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乃策命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韞袞冕衣裳瑒瑒瑒以句履駕輅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和鬯二百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階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千人立氏曰此後世權臣受九錫之始按韓詩外傳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鉉

莽封王惲等八人為列侯殺琅邪太守公孫闕

通鑑曰惲等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許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詔以惲等宣明德化皆封侯時廣平相班穉獨

不上嘉瑞公孫閱言災害於公府甄豐劾閱造不祥穉
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穉班健仔弟也太后曰班穉
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閱獨下獄誅穉上書陳謝願歸
相印入補延陵園郎莽又奏為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
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按象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而世順機
何休曰唐虞之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不得
冠飾以耻之也白虎通曰象刑者以衣服象五刑也犯
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矐者墨其鬢犯宮者扉廢
大辟者布其衣裾而無顏緣投之於市與衆棄之也

莽發傳太后丁姬冢取璽綬秋八月太師太司徒馬宮罷

通鑑曰莽奏恭王母丁姬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
葬請發冢取其璽綬太后不許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
棺改葬之莽奏恭王母丁姬指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
藩妾服請更之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
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掘平之
又墮壞恭皇廟冷褒殿猶等皆徙合浦徵師封封義陽

侯月餘卒馬宮嘗與譚傳太后謚至是為莽所厚故遣
誅前議者而獨不及宮宮內漸懼上書自言詔以侯就
策劉氏曰書發冢何甚之也丘氏
曰後世官府發人家墓始于世

宗室劉慶上書請令安漢公莽攝行天子事

通鑑曰泉陵侯劉慶上書言皇帝富於春秋宜令安
漢公攝行天子事如成王周公故事群臣皆以為宜

冬熒惑入月中

丘氏曰書星
入月中始此

十二月丙午莽進毒弑帝

在位五年遇
弑年十四

通鑑曰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上椒酒置
酒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
膝置于前殿敕諸公物敢言帝崩莽令吏皆服喪三年
欽加元服葬康陵班固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

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
頌聲並作至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尹氏曰平帝之終前史雖明言置毒酒中然皆以帝崩
為文至綱目始以名定罪直書弒逆者所以誅亂臣賊
子為萬世戒爾此莽紛紛制作褒賞殺戮不可勝紀綱
目雖不盡削要之大逆大惡之人其姦偽之迹初無足
深論者故亦得畧之

莽以平晏為大司馬

劉氏曰帝弒矣晏之為司徒孰以之以此者莽也凡上
書事下書拜官官其事也上書弒帝下書以晏為司徒
晏蓋與聞乎弒者故以莽封拜平晏不書
書曰其黨與合而觀之當時之獄具矣

莽以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詔安漢公莽居攝踐祚

通鑑曰太后與群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
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

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前輝光謝囂奏浚井
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太后曰此誣
罔天下不可施行王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莽
非育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力不能
制乃下詔曰已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
以嗣孝平皇帝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
安之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
是群臣奏言請安漢公踐祚服天子韍冕背斧依工戶
牖之間南面朝群臣聽政其車服警蹕民臣稱臣妾皆
如天子之制祭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
予平矣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其朝見太后皇帝皇
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
事詔曰可劉氏曰書又詔何病太后也既詔徵宣帝玄
孫矣未至而又詔莽居攝踐祚然則王莽之篡太后不
得辭其咎矣

丙

漢

孺子嬰居攝元年

春正月王莽祀南郊

孺子嬰

尹氏曰莽之竊國固無足言然自居攝以前綱目皆書其官者明其猶為漢之臣子也至是始削去之而稱王莽自此以後止書莽矣劉氏曰此書王莽何不予其祀南郊也綱目別嫌明微故於此斥書之自是有事皆斥書莽而削其姓

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通鑑曰嬰宣帝孫廣戚侯之孫顯之子也年二歲莽託以為卜相最吉而立之

尊皇后曰皇太后○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通鑑曰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耻也吾師宗族為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尹氏曰劉崇起兵從者僅百餘人可謂微之微者矣然書爵書討書死之者所以

以正逆賊之罪褒死節之誼為後世勸也劉氏曰於是崇帥百餘人攻宛不入而敗耳書起兵死之子倡義也

張竦為宗室作奏莽封為淑德侯○五月莽令群臣風太

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通鑑曰郡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太后乃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冬十月朔日食○西羌反

通鑑曰西羌龐恬等怨莽奪其地舉兵反攻西河太守莽遣兵擊破之

○丁卯年夏五月莽更造貨

通鑑曰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錯刀食貨志貨實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為刀以其利於民也莽造錯刀蓋身形

如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錯塗也契刀其環如大錢徑寸二分文曰契刀直五百劉氏曰自呂氏乙卯始書行八銖錢終西漢之世錢貨凡七變於是莽鑄大錢不書書更造貨畧之也巳巳作小錢不書書禁剛卯金刀庚午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不書書作寶貨甲戌作貨布貨泉二品不書書改錢貨法皆畧之以其數更也莽篡漢十有八年之間而錢幣數變未有如莽之煩於改作類如此自古以來錢幣數變未有如莽之亟者也

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宗室劉信為天子三

輔豪傑起兵應之

通鑑曰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陳豐謀曰莽攝天子位必代漢家今宗室衰弱外無強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欲舉兵西向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弟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弟璜結謀

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北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日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為將軍將甲卒發奔命以擊義三輔豪傑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燒官寺殺都尉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拜王級為將軍西擊朋等尹氏曰王莽篡逆舉朝和之舉天下和之是無一人知義者前日劉崇起從者僅百餘人今翟義之起遂至十餘萬衆義兵亦少振矣雖不克而死然聲大義於天下使賊莽之罪益以暴著其有功於漢為如何哉三輔應者書曰豪傑所以褒從義之士為臣子之勸耳綱目急於計賊如此其為後世之戒豈不嚴哉

莽作大誥諭以及位孺子意○翟義與莽兵戰不克死之

通鑑曰莽日抱孺子禱于郊廟會群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宵群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與翟義會戰義兵敗死之竟不得信

初始春地震○三輔兵與莽兵戰敗績趙朋霍鴻等死

之

通鑑曰王級等擊趙朋霍鴻皆殄滅諸縣悉平奔乃置酒白虎殿治校軍功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劉氏曰不書莽破滅之何不以逆加順也故上書義戰不克死之此書三輔兵皆破滅不書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皆不以逆加順之辭也綱目訖莽之敗凡戰皆不以莽上之

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不成服

通鑑曰莽母死意不在哀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為母總纓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凡一弔再會而令孫新都侯為主服喪三年司威陳崇奏莽九子光殺人莽怒切責光光母子自殺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其氏曰莽母不書卒而書死惡其母所以惡莽也莽前殺其子宇猶書之至是殺嫂及其子光削而不書者大惡之賊不書其小罪也劉氏曰莽母何以書莽不子也卒書曰死綱目之疾惡嚴矣是故莽母書死莽妻書死莽太師書死莽大夫書死所以賊莽也凡盜賊書死

十一月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事毋言攝

通鑑曰劉京言齊郡新井扈雲言巴郡石牛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莽奏壬子冬至巴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殿前臣與王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臣莽敢不承用臣請

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母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今與周之成王此德俟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劉氏曰於是莽奏請也不書且書太皇太后詔何莽之篡太后成之也故自詔居攝詔稱假皇帝詔毋言攝每進必有太皇太后所以深病之也

十二月莽篡位改號曰新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

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通鑑曰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傳予皇帝金策書曰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前殿下書曰皇天上帝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敬受已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建在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時以孺子未立璽藏

長樂宮莽請之太后不肯授莽使舜諭指太后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放象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以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授之地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於是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班彪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推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尹氏曰書以莽為大司馬者太母也書詔莽居攝踐祚者亦太母也書詔莽稱假皇帝書詔莽號令奏事

毋言攝者又皆太母也葬之為奸飾詐行脅制之術元
后固無如之何然非賴其主之於內亦何以肆其謀哉
至於改號即真乃始卷卷於一璽蓋已晚矣綱目書葬
篡竊之由一則曰太后二則曰太后所以推原其本為
後世外戚之戒爾後之毋后欲私其家者盍亦以是為
鑒乎劉氏曰書稱帝有之未有書自稱皇帝者此其書
自稱何若曰哀章作銅匱耳而葬據自稱其非天命明
矣丘氏曰此後世奸臣篡國之始嗚呼有君則有臣是
乃天理之本然民彝之自然人道之當然也孔子曰君
君臣臣要必君君而臣臣君不足於君臣則輔而助之
君不合於君臣則拂而正之苟不至於輔而不可助拂
而不可正反乎天理敗乎民彝不成乎人道不可委曰
君不君而臣可以不以不臣也是故君惡必如桀紂臣德必
如湯武始可應天順人而革其命苟君德本無大失徒
以年質之幼藐志趣之未定氣勢之衰弱欺其孤寡用
其智力攘其位而有之是則所謂亂臣賊子也其處心
積慮雖若稱意於一時實則遺臭於萬世今去葬時千
四百七十有一年矣讀史者猶切齒唾罵之不已考其

葬改正朔以十二月為正月

生存享用僅十八年耳其間憂疑顧慮者恒又半之噫
人之生世又何用圖十數年之快而遺千萬世之臭哉

丘氏曰葬改是年建丑之月癸酉朔為明年然
不但改月也至於每日十二時亦用丑時為首

葬 始建國元年

丘氏曰是時葬即真天子位而國號新矣而猶繫之漢
世史者新不成國無其史故耳按東漢時張衡條上班
史與典籍不合者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葬篡事至於
編年月紀實宜為元后本紀蓋不予葬之篡漢也而
司馬氏通鑑則以葬接漢紀書之所以不沒其實焉史
綱於歲下圈外塗以黑而內書漢號下分註葬年號以
明葬雖竊據其位而天命人心之在漢者固未嘗改也
庶乎既不予其篡而又不沒其實焉

春正月葬廢孺子為定安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

通鑑曰莽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傳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安定第置門衛使者監領勅阿乳母不得與語堂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丘氏曰按莽去年篡位改正朔以建丑月為歲首既以十二月癸酉朔為正月朔矣而此年之正月即其二月也而通鑑猶書以為春正月者不予其改正朔也

按金匱封拜其黨與

通鑑曰莽按金匱封拜王舜平晏劉秀哀章為四輔甄邾王尋王邑為三公甄豐王興孫建王盛為四將凡十姓各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劉氏曰特筆也於是封拜者十人而莽下萬計矣一公不悉書書曰其黨與賤之也

改諸官名降漢諸侯王皆以為公王子侯皆為子

通鑑曰王二十二
人侯百八十一人

立九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

通鑑曰莽因漢承平之業一朝有之其意未滿歷小漢家制度欲更為踈闊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故以黃帝為初祖虞舜為始祖追尊陳胡公為陳胡王田敬仲為齊敬王謚濟北王安為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桃為陳田王五姓皆為宗室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漢氏園廟祠薦如故

禁剛卯金刀

通鑑曰莽以劉之為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更作小錢徑六

分重一銖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夏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馮氏曰徐鄉漢之縣名屬東萊郡東漢省之故城在登州府黃縣界內武帝封膠東五子為徐鄉侯即此

莽禁不得買賣田及奴婢

通鑑曰莽曰古者一夫百畝什一而稅秦壞聖制廢井田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君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闡制於民臣顛斷其命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實什稅五也故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于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魍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胡氏曰牛田良法致治平

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為公視民饑寒如在己故均地利以與民而不專其奉加以公卿諸侯選賢舉德共行此道持以悠久故法立而弊不生維持千有餘年及秦廢之漢不能復至董仲舒始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然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井無以使民於廉也又况莽賊而能行乎然井田實萬世之良法而買賣奴婢之禁亦仁政所當先不可以莽所嘗為而指以為非也

秋莽遣五威將帥班符命更印綬

通鑑曰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王侯官吏外及蠻夷皆即受新印綬因收故漢印綬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鷲鳥之毛服飾甚偉每一將各置五帥將持節帥持幢東至夫餘南歷益州西至西域北至匈奴庭顏師古曰鷲雉屬即鷲鷲也

冬雷桐華大雨雹

漢 莽始建 國二年 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

通鑑曰五威將帥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以獻符命封侯者三人班固曰漢興懲秦孤立之敗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天子自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王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成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然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朕狐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執與富室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顛作威福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

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歌角稽首奉上璽綬惟恐在後或乃稱羨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陳氏曰九國者燕代齊趙梁楚吳淮南長沙也

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為首權酒酤

通鑑曰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莽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價各為其司平民賣物不售者均官考驗得實用其本價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價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與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取諸金銀連錫鳥獸魚鼈畜牧桑蠶織絰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方技商賈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義和魯匡復奏請權酒酤從之劉氏曰漢武之篇書初權酒酤至昭帝罷之矣於是再見自是至晉有書開弛無書權者則

莽復作
備故也

匈奴擊車師戊己校尉官屬殺尉應之

通鑑曰莽既班四條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責稅收酋豪縛倒懸之酋豪昆弟共殺匈奴使單于聞之發兵攻擊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及五威將帥至匈奴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再拜解故印綬奉上將帥受著新綬不解視印至夜右帥陳饒曰單于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不如推破故印以絕禍根將帥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即引斧摧破之明日單于果白將帥曰漢諸侯王已下乃有漢言章今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帥示以故印單于知已無可柰又多得路遺即遣弟隨將帥入謝將帥還過左地見烏桓民多以聞詔匈奴還之單于重怨恨乃遣兵萬騎以護送烏桓勒兵朔方塞下莽

冬莽罷漢廟及諸劉為吏者

遣兵擊之當出西域車師後上懼於供給謀亡入匈奴都護但欽斬之其兄狐蘭支遂將眾降匈奴單于遣兵與共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戊己校尉吏陳良終帶等殺校尉將人無降匈奴

莽更號定安太后曰黃皇室主

通鑑曰孫建奏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漢氏宗廟不當在長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請皆罷之莽曰可嘉新公國師等三十二人皆知天命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國師劉秀也

十二月雷莽改匈奴單于為降奴服于遣其將軍孫建等

通鑑曰太后年未二十白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問疾太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劉氏曰書何予守義也終綱目故后書更號者二皆守義者也

擊之

通鑑曰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名曰降奴服于遣建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募卒三十萬人窮追匈奴內之丁令分其國上人民以為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為單于丁令西域國名劉氏曰戰國之大夫稱其所以別外人夫也莽雖篡逆天下一人矣則莽臣何以書其若曰其所謂將軍云爾不予其有將軍也

莽更作寶貨

通鑑曰莽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儻載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憤亂其貨不行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盜鑄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投四裔抵罪者不可勝數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

民人至涕泣於市道

莽將軍甄豐自殺莽遂殺劉棻甄尋丁隆等數百人

通鑑曰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為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陰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此姦臣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驗治非五威將帥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為莽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皆所共謀而豐等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劉慶謝囂等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心意已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而豐子尋復作符命言黃皇室主當為尋妻莽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豐自殺尋亡捕得辭連秀子棻及門人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棻于幽洲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

致云劉氏曰於是莽既即真豐不悅莽覺之及子尋作符命莽捕尋豐自殺莽有誅意於豐則曷為止以自殺書何罪豐也豐以莽即真故不悅猶有天理存焉則其罪之句豐為莽腹心以成其篡莽事已成而始不悅則已晚矣書曰自殺若曰其所自取云爾下書遂殺劉棻等數百人則甚莽也前書殺敬武公主等數百人此書殺劉棻等數百人而兵起繼之矣

莽起八風臺

通鑑曰莽始興神仙事以方士言起八風臺臺成萬金王氏曰按八風左傳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條風東明庶風東南清明風南景風西南涼風西閭闔風西北不周風北廣莫風呂氏春秋八風東北焱東滔東南薰南臣西南涼西颺西北厲北寒漢魏鮮正月旦日決八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趣兵北為中歲東北為一歲東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

起 未辛 **漢** 莽始建 匈奴諸部分道入塞殺守尉畧吏民州郡兵

通鑑曰莽遣將將兵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助為順單于皆厚加賞賜咸走出塞傳送助登長安後取病死以登代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雲中塞攻殺吏民歷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殺太守都尉畧吏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必有征之者也後世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蟲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上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二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

下策秦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延袤萬里轉輸
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
策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
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
未集合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
給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
食用糶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
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
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
夏甚風多齎釜鎔薪炭重不可勝食糶飲水以歷四時
師有疾疫之憂此四難也輜重身隨則輜重者少不得
疾行追虜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
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
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吏士屯
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
賊并州平州尤甚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
警人民熾盛牛馬滿野及莽擾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
死亡繫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尹氏曰匈奴

夷狄也不曰入寇而曰入塞北郡部屬也不曰盜起而
曰兵起誠以篡逆之賊人皆得而誅之故變文起義書
法若此其汲汲計賊之意為何如哉故曰綱目脩而亂
人賊子懼劉氏曰夷狄之害輕書入塞重書入寇恒辭
也於是殺守尉略吏民矣其不書入寇何莽故寇也故
此書匈奴入塞下書貉人入邊兵起何盜也盜也曷為
以兵起書莽故盜也然則曷為不書起兵衆辭也與起
義者微異矣匈奴貉人不書寇不書盜綱目之討賊嚴
哉矣

莽太師王舜死

通鑑曰舜自莽篡立以
後病悸寢劇至是死

莽迎龍騰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

通鑑曰莽遣使奉璽書印綬車馬迎勝即拜為太子師
友祭酒使者與郡縣長吏二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

上入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又立門外勝稱病篤為
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施紳使者付璽書奉
印綬內車馬進謂勝曰聖朝制作未定待君為政以安
海內勝曰素愚加以老疾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
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
不受使者即上言盛夏暑熱勝病少愈可須秋涼乃發
莽許之使者謂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
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
孫遺大業暉等白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
老矣旦暮入地誰肯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敕
以棺歛喪事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
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遠齊薛方沛唐林唐
尊皆以明經脩行顯名遠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莽以
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
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強
致諭麋郭欽為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為兗州刺史亦以
庶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尸
卒於家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口

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
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
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
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歛其家
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
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班固曰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
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諛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避
不汗絕紀唐矣尹氏曰王舜雖殞於病憐然不免書莽
太師書死者篡漢之謀舜實預之且又居其位也龔勝
雖為莽所迎然特筆書不食卒者不仕篡逆能全大節
婦潔其身一子一奪而褒貶之情見矣命義之戒嚴矣
士君子出處之致昭矣劉氏曰莽臣皆書死所以賊莽
也終莽之篇惟龔勝書
卒所以殊之於莽臣也

灑河郡蝗生○河決

通鑑曰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
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限塞

(中)漢莽始建國四年春莽殺匈奴順單于登

通鑑曰莽邊將言虜寇皆咸子角所為故莽斬登王氏曰咸子角咸古犁汗王之名也其子名角登之兄也

莽定東西都及諸侯員數

通鑑曰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有衆萬戶其餘以是為差以圖簿未定未受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傭作者馮氏口長安古地名漢都關中始置為縣屬京兆尹莽改為常安東漢復舊曰長安縣宋元仍舊今屬西安府

令民得賣田

通鑑曰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警陷刑者衆莽知民愁怨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然他政停亂刑罰深刻賦歛重數猶如故焉

西南夷殺牂牁大尹貉入入邊

通鑑曰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王為侯王邯怨怒莽諷牂何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擊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兵擊匈奴不欲行強迫之亡出塞犯法為寇嚴尤奏宜令州郡且慰安之今匈奴未克夫餘濊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西南皆亂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劉氏曰殺大尹叛也不書叛何莽叛賊也故益州殺大尹止擊書

夏赤氣出東南曰天

立氏曰按漢史書氣曰天始此

(酉)漢莽始建國五年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薨莽合葬于元帝陵

而溝絕之

通鑑曰莽既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乃莽壞孝元廟更為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奠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徹塗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卒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新室世獻登其廟與元帝配食坐於牀下劉氏曰不書新室文母何不絕之於漢也成新莽之墓者太后也其不絕之何其挫璽其令官屬黑貂其用漢家正臘猶有漢氏之心焉然則其不書漢太后何不成莽之為新也故以恒辭書之是故不成莽之為新則太后不書漢成李氏之為唐則故后蕭氏書隋尹氏曰莽已更改號新室文母而此不書者不與其改也太后雖

為內主或莽之篡然實非本心特其始惑於莽之欺及夫事執已成固已末如之何況太后之心未嘗忘漢此綱目止書太皇太后之號亦以遂其本心不絕之漢云爾夫豈過予之哉

烏孫大小昆彌遣使入貢

通鑑曰莽以烏孫國人多親附小昆彌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坐大昆彌使上師友祭酒蒲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屈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

焉耆殺莽都護但欽

通鑑曰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叛殺欽西域遂瓦解

十一月彗星出

劉氏曰問一歲而兵大起矣天道恒象信哉終綱目書其十有七本有無其應者也

匈奴烏珠留單于死烏累若鞮單于咸立

通鑑曰匈奴用事大臣須卜當常欲與中國和親見咸為莽所拜遂越立之

莽天鳳元年春正月莽遣其太傅平晏之洛陽相宅

通鑑曰莽下書將以是歲行巡狩禮即於土中居洛陽之都既而不行先遣晏等相宅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

三月晦日食○莽策免其大司馬遂並

通鑑曰莽自即真尤備大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等以攻擊大臣故見信任

夏四月隕霜殺草木

劉氏曰武帝之世嘗書四月隕霜殺草矣於是復見焉終綱目書霜四而書四月者一舍是無書四月隕霜者矣

六月黃霧四塞

劉氏曰五侯之封也黃霧四塞莽之將敗也亦黃霧四塞霧惡氣也王氏以是始終焉丘氏曰前此四十五年黃霧嘗四塞矣至是又四塞焉始終為王氏也霧氣黃蓋昏濁之氣也莽將敗之兆見於此矣

秋七月大風雨雹

通鑑曰大風拔木飛北闕左雹殺牛羊劉氏曰書雨雹多矣未有書大風雨雹者書大風雨雹始此

莽置萬國

通鑑曰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率正連率大尹州牧分六鄉六尉六隊六郊六服總為五國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云

北邊天饑人相食莽與匈奴和親

通鑑曰匈奴求和親莽即遣使賀單于初立給言侍子
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聽命莽燒殺之會緣邊
大饑人相食莽乃徵還諸將罷屯兵單于實貪莽賂遺
故外不失漢家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
怨恨寇虜不絕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黠民其
為寇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
禁止不敢有二心莽復發軍屯劉氏曰於是
匈奴求和親其不書求何惡莽也故書莽與

益州蠻夷殺其大尹莽發兵擊之○莽改錢貨法

通鑑曰莽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煩增減其價值而罷
大小錢改作貨布貨泉二品並行每一易錢民用破業
而大陷于刑

春民訛言黃龍死

通鑑曰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走觀者萬數
莽抽繫之劉氏曰綱目書訛言三舍是無書也

莽改匈奴曰恭奴善子

通鑑曰莽改單于號單于貪莽
至幣曲聽之然寇盜遺塞如故

五月日中星見○五原代郡兵起

通鑑曰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思於地理制
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連年不決
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無一切
貧殘日甚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相舉奏又
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錯道路
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歛遞相賂諂白黑紛然守
闕告訴者多莽自前顯赫以得漢政故務自覽衆事又
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督問乃以從事前
後相乘憤耗不潔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
事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達
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
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

千人為輩轉入旁郡
奔遣兵擊歲餘乃定

邯鄲以北大雨水出

通鑑口水深者數
丈流殺數千人

兩漢 春二月地震

通鑑曰莽大司空王邑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許曰天地
有動有震震者有言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
動靜辟翁萬物生焉其
好自誣飾皆此類也

大雨雪

通鑑曰雪深一丈竹栢或枯劉氏曰三月四月雨雪記
異也二月何以書而雪深一丈斯可謂異矣是以書之

夏莽始賦吏祿

通鑑曰先是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皆不
得俸祿至是始賦吏祿又曰古者歲豐則充其禮災害
則有所捐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受害者太官膳羞
品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捐膳公卿以下各分州郡
國邑保其災害亦以什率多少而捐其祿中都官吏食
祿者以太官膳羞備損為節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
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給
焉劉氏曰書始賦何緩也莽篡位八年矣制度未定於
是始賦
祿焉

長平岸崩壅涇水莽復發兵擊匈奴

通鑑曰莽群臣以岸崩上壽曰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
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將擊匈奴至邊上屯劉氏曰書
復何莽背約也
既與和親矣

秋七月晦日食○冬十月王路朱鳥聞鳴○莽大發兵擊

益州蠻不克越雋蠻亦殺其太守

通鑑曰莽兵擊蠻者疾疫死十六七賦歛民財什取伍益州虛耗而不克莽更遣將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復大賦歛就都大尹馮英諫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越雋蠻夷任貴遂殺太守枚根自立為卬穀王

莽遣五威將王駿出西域焉耆襲殺之

通鑑曰莽遣駿與都護李崇出西域諸國郊迎送兵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脩駿等至伏兵襲殺之西域遂絕

(丑) 莽天鳳夏六月莽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

通鑑曰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畝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菁茅四色之士用慰喜封者

秋莽鑄威斗

通鑑曰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欲以厭勝衆兵以是為愚也故書之出在前入在旁劉氏曰秦鑄金人不書此其書何譏愚也莽鑄威斗欲以厭勝衆兵以是為愚也故書

臨淮琅邪及荊州綠林兵起

通鑑曰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皆用富賈為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百姓愈病莽復設科禁犯者罪至死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旱蝗相仍獄訟不決吏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盜依阻山澤吏不能禽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毋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為盜衆至萬數荊州饑饉民衆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土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者馬武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南郡江夏衆皆萬人莽遣使者赦之還言盜解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民窮悉起為

盜莽大怒免之或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莽說輒遷官

免 莽天鳳五年

春北軍南門災○莽以費興為荊州牧未行

通鑑曰莽以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畧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莞稅山澤妨奪民利連年久旱民飢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闢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劉氏曰自己已改諸官名至是始書牧終莽之身書牧者再費興田况皆賢而不果用者也為二州民惜之故書

莽考吏致富者收其財以給軍

通鑑曰吏以不得俸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諸軍吏及緣邊吏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

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聞吏告其將奴婢告其土冀以禁姦而姦愈甚

莽孫宇自殺

通鑑曰宗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發覺自殺

莽大夫楊雄死

通鑑曰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鉅鹿侯芭師事焉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窺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周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

以頌莽君子病焉尹氏曰莽以斗筭穿窬之才身負弒
逆文姦飾偽盜竊漢祚士君子稍有人心者必羞見其
面目安有拜伏於前為之臣子受其爵食其祿而不知
愧耻者哉惟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况於稱莽功德
與夫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所病者固宜直筆深貶之
也或者謂雄家素貧苟不仕莽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
當安於義命不當以苟活為心誠使遁迹丘園飢餓而
殫既能不辱其身所獲多矣昔程伊川有言飢餓死最
輕失節事最大觀綱目所書莽大夫楊雄死則雄之失
身於莽其耻不可湔矣士君子立身至此豈不深可歎
哉豈不深可惜哉丘氏曰嗚呼仕莽之世孰非莽之臣
哉而雄之卒獨以為莽大夫而且書以死蓋孽以夷狄
之臣例之也且雄仕莽僅官中散大夫非若劉歆輩之
列官顯要其失在於作為虛文以諛莽耳非若嚴尤輩
為之作符命設計謀効勞力也綱目大書之何春秋責
備賢者之義也蓋雄名為儒者誦六經之文明綱常之
道以承堯舜湯文周孔之序作法言將以儼論語作太
玄將以擬周易其自負如此而乃甘心為篡賊之臣僕

哉綱目筆之以寓微顯闡幽之意其垂世戒也大矣劉
氏曰莽臣皆書死賊之也莽大夫多矣特書揚雄所以
深病乎
雄也

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兵皆起

通鑑曰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羣盜以崇猛勇
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逢安徐宣謝祿揚音各起兵
合數萬從崇轉掠青徐間子都亦起兵
抄擊徐兗莽遣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

匈奴烏累單于死弟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興立

○卯

莽天鳳六年

春莽立湏卜當為單于大募兵擊匈奴

通鑑曰莽遣王歆誘當將至長安立為湏卜單于嚴尤
曰當在右部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大助也今迎
置長安橐街一胡人耳莽不聽而匈奴寇邊益甚莽乃
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一切稅天下吏民訾

三十取一又傳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嚴尤諫曰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

關東饑旱

通鑑曰時饑旱連年刁子都等黨眾寢多至六七萬

漢莽地皇元年

春正月莽令犯法者論斬毋須時

通鑑曰莽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

二月壬申日正黑○秋七月大風毀莽王路堂

劉氏曰王路堂莽所自名也甲戌大風雨雹矣而莽不悟於是復大風而毀其所謂王路堂者若曰自是王不王矣間二歲而莽誅天道不誣信矣哉按堂即未央前殿莽所更名

九月莽起九廟於長安城南

通鑑曰黃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功費數百餘萬卒徒死者萬數劉氏曰宗廟書立臺觀書起恒辭也廟未有書起者此其書起何峻宇也於是高者至十七丈故以臺觀之辭書之是故宮殿過高則書起

大雨六十餘日○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誅莽不克而死

通鑑曰適求等謀覺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為莽所殺劉氏曰劉崇翟義劉快起兵討莽書死之子節也此書謀誅莽矣其不書死之何求謀誅莽正也不克則死而已謀覺而連及數千人則與慷慨就義者異矣故止書死綱目之權衡審矣

莽更鑄錢法

通鑑曰莽以私鑄錢犯法者多不可勝行乃更輕其法鑄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

同罪由是犯者愈衆檻車鎖頸傳詣長安鍾官以十萬數死者什六七如淳曰鍾官主鑄錢之官

莽以唐尊為太傅

通鑑曰尊曰國虛民貧各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裋乘牝馬柴車藉藁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汗染其衣莽聞而悅之封尊為平化侯

莽收鄧曄繫獄

通鑑曰曄明天文歷數以為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河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曄詔獄踰冬會赦始得出

辛巳漢莽地口王

春正月莽妻死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尹氏曰臨何以不書反莽弑逆之賊耳然而不書謀誅者臨不得而誅之也若馬適求等則可書謀誅矣綱目

之權衡審矣劉氏曰書莽殺其子宇矣又書莽孫宗自殺矣於是復書臨自殺所以著篡逆之應為世戒也

秋隕霜殺殺

劉氏曰綱目嘗書三月隕霜四月隕霜皆記異也此秋霜其常爾何以書殺未收而霜殺之以是為大也故書

關東大饑蝗○莽毀漢高廟

通鑑曰莽惡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楮鞭鞭洒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王氏曰虎賁武帝時期門也平帝改曰虎賁郎中郎將掌之主宿衛

南郡秦豐兵起

通鑑曰豐聚衆萬人平原女逢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問群臣禽賊方畧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徵公孫祿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唐尊飾虛偽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劉秀顛倒五

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張邺孫楊造井田使民棄土業
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
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在封域之申也莽怒使
出然而頗采其言左
遷匡為五原卒正

莽以田况為青徐二州牧既而罷之

通鑑曰初四方皆以饑寒起為盜賊稍稍群聚常思歲
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關
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聞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
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是歲荊州牧討綠林賊王匡等迎
擊大破牧軍鉤牧車屏沉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殺牧
賊遂攻拔竟陵安陸多畧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
餘口又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
上書具言狀莽大怒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宜
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強督姦捕誅盜賊義之
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群黨遮畧乘傳宰士

士得脫者又妄自言責賊賊曰以貧窮故耳今俗人議
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飢寒犯法為非今乃結謀連黨以
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飢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教卿
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
心并力疾惡黠賊而妄曰飢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於
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
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曰况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
四萬餘人授與庫兵與刻石為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
界况自劾奏莽讓况弄兵以况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
治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向皆破莽以璽書令况領青
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任人所
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
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
將帥多發使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責詰對共酒
食具資用以抄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
能躬帥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蒙
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轉相驚駭恐見詐滅饑饉易
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宜

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况遣使者賜况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况西詣長安况去齊地遂敗劉氏曰莽之吏唯費與田况二人而已皆不果用此莽所以終敗也

漢 莽地皇 春二月關東饑人相食

劉氏曰終綱目書人相食十而莽之世凡再書民之不幸甚矣

夏四月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

通鑑曰初崇等衆既浸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莽遣匡丹將兵擊之崇等恐其衆與莽兵亂乃

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統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言太師謂匡更始謂丹也

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莽遣其將嚴尤陳茂擊之

通鑑曰綠林賊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王常等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莽遣尤茂將兵擊之

蝗飛蔽天

劉氏曰書蝗多矣未有書蔽天者飛至蔽天害稼可知終綱目書大蝗莫遠於飛至燉煌靈盛於飛蔽天者也

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

通鑑曰莽聞城中饑饉以問中黃門王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

信之

秋七月荊州平林兵起

通鑑曰新市王匡等進攻隨平林人陳牧
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赤眉破廉丹誅之

通鑑曰莽下書讓丹丹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
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維祭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為
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
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
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納雄傑之士詢忠
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
烈善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
耻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奉世曾孫也赤眉別校董憲等
衆數萬在梁郡匡引兵進戰兵敗匡走丹遂戰死劉
氏曰赤眉破廉丹何不以莽主兵也自書州郡兵起凡

戰未嘗主莽言之逆順之辭也於是馮衍說丹毋戰丹不聽
及戰敗匡走丹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戰死綱目不書
死之書誅之勇於從逆者知所懲矣尹氏曰赤眉賊也
廉丹將也綱目乃書破誅之何哉誅丹所以誅莽也賊
莽篡逆凡事莽之徒皆賊爾雖盜賊亦得而誅之綱目
於事莽者必正其罪蓋誅其黨所以孤元惡窒賊亂之
原也其旨嚴矣昔荀况有言曰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
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者是亦賊也此即廉丹之
也類

漢宗室劉續及弟秀起兵春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

附之

通鑑曰初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
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
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
為樹尉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

陽樊重女生三男。續仲秀。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嘗受尚書。長安畧通大義，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嘗過穰人蔡少公，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秀乎？」秀戲曰：「何由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宛人李守好星曆，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沉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舂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續召諸豪傑，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祚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舂陵子弟子弟，弟恐俱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

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續使族人召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尹氏曰：「前此臨淮、綠林、樊、崇、秦、豐等皆書兵起，以見討賊之意，蓋猶不盡予之者。崇等依阻山林為盜，非能仗義誅討，故也。至是伯升兄弟唱義，其名始正，是以綱目大書漢宗室起兵興復帝室，然後人神之情可伸，賊莽不足平矣。」劉氏曰：「書起兵多矣，未有書宗室某起兵興復帝室者。」此書興復帝室乃特筆也。

下江兵與莽荊州牧戰大破之

通鑑曰：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等，收散卒復振與荊州牧戰于上唐，大破之。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遂與下江合兵襲取其輜重。

通鑑曰劉縯欲進政宛至小長安聚與阜賜戰敗縯復
收兵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
臨泚水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各欲散去會下江兵五
千餘人至宜秋縯與秀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
大事衆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
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縯遂與常深相
結而去常還具為餘將言之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
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徐曉之曰王莽苛酷民之謳吟
思漢非一日也夫民所怨者大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
與也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下合大意功乃可成若負強
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
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
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
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諸將素敬
常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軍與漢軍
一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縯大饗
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
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劉氏曰特筆也其特筆何此阜

功所以速誅也綱目之法征戰之際
苟有關於成敗之故者必特書之

漢 帝玄更 春正月漢兵攻阜賜誅之又破嚴尤陳茂於

涑陽下遂圍宛

通鑑曰先是青徐賊衆雖數萬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
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成畧地移書稱說莽聞始恨

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為帝大赦改元

通鑑曰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
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
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
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名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
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立宗室甚厚然今赤
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赤眉復有所立莽
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
不如且稱王以號令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

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擊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之事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朔設壇塲於清水上玄即帝位南面而朝群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改元拜置公卿以續為大司徒秀為太常偏將軍由是豪傑失望劉氏曰玄不書漢宗室何不以玄並續也書改元不以玄紀年大書之不成玄之為帝也云之不足君天下明矣書曰立某為皇帝立者不宜立者也故終玄之世綱目恒斥名之

三月劉秀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

馮氏曰昆陽漢縣名屬潁川郡後省之故城在南陽府葉縣南漢光武破王尋即此

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兵會嚴尤陳茂夏五月

圍昆陽

迫鑑曰莽遣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二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餘萬在道者旌旗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拔一日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驕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急迫乃更請秀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此先擊定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征鼓之聲聞數十里積弩亂發矢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尤曰兵去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王氏曰巨無

霸身長一丈腰大十圍輜車不能載
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食

莽棘陽長岑彭以宛城降漢玄入都之

通鑑曰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降
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續曰彭執心堅守是其節
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劉氏曰
邑長耳何以書美反正也綱目書長四皆錄賢也尹氏
曰前已書更始為帝至此猶名之者更始奴材初無興
漢之志群盜擁而立之向非伯升兄弟左提右挈天下
必非漢有况伯升唱義反為所殺而更始又隨即敗
滅豈足以君天下哉斥而名之求其實耳非過貶也

六月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誅王尋

通鑑曰秀至鄆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
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
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
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

戰方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
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遣
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
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
水上衝其中壑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救諸營皆
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
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中外合
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
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澧川盛溢虎豹皆股戰上
卒溺死以萬數水為不流邑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
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關中震
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
漢年號以待詔命旬
月之間徧於天下

劉秀徇潁川馮異以五縣降

通鑑曰秀復徇潁川屯兵巾車鄉郡掾馮異監五縣為
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効功

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畧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玄殺大司徒續以劉秀為破虜大將軍

通鑑曰新市平林諸將以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續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以為將軍又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收稷斬之續固爭李軾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續殺之秀自父成馳詣定謝司徒官屬迺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秋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

通鑑曰道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識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及大司馬董忠等謀劫莽降漢

謀泄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無所信焉遂不能食但飲酒啗鰕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劉氏口涉以秀名應識共謀劫莽事泄自殺曷為不以謀劫莽書不予以討賊之義也綱目之法雖義事苟以利心為之則不予之以討矣然則其書自殺何罪之也秀為莽腹心以成其篡涉其親臣助之不義事既成矣又欲以為已利焉則其殺也自取之耳凡莽臣書自殺者皆自取之辭也尹氏曰劉歆之罪一死不足以盡之也劉向指陳王氏盡忠帝室歆乃阿附賊莽自覆宗國方且與之文飾姦言矯誣當世甚至易名應識僥倖非望卒至夷滅為天下笑自班固作漢史列歆於向傳之末紀其著述及改名秀之後乃載在莽傳殆若二人由是後之學者不復推考槩以向歆並稱豈知歆乃向之罪人烏可同日語若其父子異論是特小小者爾綱目書莽國師則歆臣事賊莽為之謀注不言可知觀者不可不察也

成紀隗囂起兵應漢

通鑑曰成紀隗崔隗義同起兵應漢崔胤子囂素有名
好經書共推為上將軍囂聘平陵方皇以為軍師望說
囂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稱臣執事殺馬同盟移檄郡
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安定大尹分遣諸
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
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

公孫述起兵成都

通鑑曰初茂陵公孫述為清水長府能名遷導江卒正
治臨邛南陽宗成起兵徇漢中以應漢眾數萬人述遣
使迎之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謂郡中豪傑曰天下
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令百
姓無辜而婦孺子孫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詐為漢
使者拜述將軍兼益州牧擊成殺之而并其眾

劉望稱帝於汝南以嚴尤陳茂為將相玄遣兵擊之殺望
誅尤茂

劉氏曰稱者何不宜稱者也故其殺之也書殺望書殺
則其將相何以書誅尤茂故莽臣也是故逆賊之黨雖
易主猶不免於書誅
綱目之討賊嚴矣

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曄起
兵開關迎建九月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眾共誅莽傳
首詣宛

通鑑曰更始遣匡攻洛陽建與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
鄧曄于匡起兵應漢西拔湖莽憂不知所出乃率群臣
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
小民旦夕會哭甚悲哀者除以為即拜將軍九人皆以
虎為號將精兵數萬以東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
他財物稱是莽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鬪意至
華陰回谿匡曄擊之敗走曄開武關迎漢兵以弘農掾
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至瀕陽所過迎降諸縣

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眾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爭欲先入城莽執囚徒授兵使史謀將之度渭橋皆散走眾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平帝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即投火死莽避火官室前殿火輒隨之莽持虞帝七首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群臣扶莽之漸臺欲阻池水眾共圍之下舖時眾兵上臺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首軍人分莽身節解鬻分之就持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居二日李松鄧曄入長安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感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遠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

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為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囂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城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劉氏曰人也書鄧曄何予義且志功也苟有善雖人必書所以勸義也孝平皇后不書黃皇大恚因發病不肯起是則猶有漢氏之心焉書曰孝平皇后不絕之漢也故莽毋妻皆書死后雖莽女自焚猶書崩綱目之權衡審矣尹氏曰后莽之女也自莽篡漢已易其號為定安太后既又更為黃皇室主前史隨其所稱而此皆不書者后有存漢之節莽不得而易之也夫以莽之狂繆其子非之其女亦非之則天下之人從可知矣乃有名為士大夫者受其爵食其祿其為之臣僕而不知耻者是其智又在婦人女子下矣豈不甚可愧哉綱目特書孝平皇后自焚崩則其不絕於漢不失為天下母不以莽故而沒其實能全大節不辱其身

皆瞭然在目矣凡此類非綱目不能脩也○甚矣亂臣
賊子之欺世也禮施於國宋鮑之所以弑其君厚施於
民田氏之所以併其國自古姦偽之徒徃徃若此方莽
未篡之前折節下士輕財好施虛譽隆洽元后為其所
惑為之宗主浸淫至於盜國毒流四海然後大兵四合
克殄元惡雖漢祚復還而其禍亦慘矣按分注杜吳殺
莽軍人分莽身今綱目書衆共誅莽者明莽之極惡人
人皆得而討衆所共誅之者也自莽之敗出於劉氏之
復興由是後世篡國之人徃徃殄滅前代種族至無遺
育是莽不獨貽禍當時亦且貽禍萬世其為害也大矣
茲故因而及之丘氏曰嗚呼莽之篡漢其子不欲之其
女亦不欲之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者不以漸染蔽固而
消蝕之也

王匡拔洛陽誅莽守將王匡哀章○冬十月玄北都洛

通鑑曰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脩宮
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上

東邈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沒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
隸僚屬皆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
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
心焉更始遂北都洛

分遣使者徇郡國

通鑑曰更始分遣使者徇郡國云先降者復爵位至上
谷太守耿况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
恂勒兵入見使者曰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
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
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
况取印綬帶之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

以彭寵為漁陽太守

通鑑曰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韓馮為更始
使徇北州承制拜寵漁陽太守以漢為安樂令

樊崇降漢既而逃歸

通鑑曰更始遣使降赤眉崇等聞漢復興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皆封為列侯未有國邑而留衆稍離叛乃復亡焮

莽廬江連率李憲據郡稱淮南王○玄封劉永為梁王

通鑑曰永故梁王立之子也都睢陽

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

通鑑曰更始欲令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賜深勸之乃以秀行大

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

以劉賜為丞相令入關脩宗廟宮室○大司馬秀至河北

除莽苛政復漢官名

通鑑曰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問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持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持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向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縊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依人又飢

渴易為充飽宜分遣官屬循行部縣宣布惠澤秀納之
騎都尉耿純謁秀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
自結納尹氏曰帝王之興其施為氣象必有大過人者
觀漢祖入關之始除秦苛法與世祖徇河北之日除莽
苛政則區區逐鹿爭雄之徒豈可同日而語然則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豈偶然哉書以美之宜也

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鄲徇下幽冀

通鑑曰劉林說秀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秀不從去之
真定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
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林
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等入邯鄲立郎為天子徇下
幽冀州郡響應

甲申 漢 更始 二年 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二月玄遷都長安

通鑑曰三輔既平申屠建李松遷更始遷都長安居長
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首刮席不

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
幾何左右皆宮省父吏驚愕相視

封諸功臣遣大司馬朱鮪將軍李軼鎮撫關東

通鑑曰李松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鮪乖之以為
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然後立諸功
臣皆為王以鮪為膠東王鮪辭不受乃
以為左大司馬使與軼等鎮撫關東

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

通鑑曰更始納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宴後
庭群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
內與語萌專權生殺自恣即吏有言者更始怒拔劍擊
之以至群小膽夫皆濫授官爵長安謂之語曰寵下養
中即將爛羊胃騎赤尉爛羊頭關內侯將軍李淑切諫
更始囚之諸將在外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
不知所從由是關
中離心四海怨叛

徵隗囂為右將軍

通鑑曰更始徵囂及其叔父崔義等方望以為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更始以囂為右將軍

大司馬秀以耿弇為長史

通鑑曰耿況遣其子弇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至宋子會王即起從吏曰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東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鞞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即市人皆人笑舉手邪榆之霸慙懼而反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言為皆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戎

薊城反應王即大司馬秀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

比道主
通鑑曰薊中反應王即城內擾亂於是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燕薊亭持天寒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穿冰履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即兵在後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渡木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熟火秀對龜燎衣馮異復進麥飯下至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為長安城守止去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郃國皆已降王即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我太守邳彤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即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也若明公無征伐之意則

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肯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秀乃止任光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才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為將軍眾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即眾十餘萬秀遣植說降之因納楊甥郭氏為夫人進擊元氏防子皆下擊斬王即將李暉

延岑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大司馬秀以賈復祭遵為將軍

通鑑曰王嘉既克延岑有眾數十萬校尉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得無

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薦復及陳俊秀以復為將軍俊為掾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洛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玄遣尚書僕射鮑永安集河東

通鑑曰初莽既殺鮑宣更欲殺其子永上黨太守苟諫保護之得全更始徵為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永以馮衍為將軍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繕甲養士以扞斷并土

大司馬秀拔廣阿

通鑑曰秀引兵東北拔廣阿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天小也

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

其將寇恂吳漢等為將軍夏四月進拔邯鄲斬王郎

通鑑曰薊中之亂弇與秀相失北走昌平說其父况擊邯鄲時王郎將兵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多欲從之寇恂曰邯鄲拔起難信大司馬伯升毋弟尊賢下士可歸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遣恂約彭寵寵吏吳漢蓋延王梁亦方勸寵從秀會恂至乃發步騎二千人以漢延梁將之攻薊殺王郎將趙闕恂還與長史景丹及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問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秀自登城問之弇拜於城下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未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丹等皆為偏將軍加况寵大將軍封列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

辭自達然沉勇有智畧鄧禹數薦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卒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與合軍圍鉅鹿郎遣將况宏救鉅鹿秀戰不利丹等縱兵擊之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取純曰久守鉅鹿上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四月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使杜威請降威稱郎實成帝遺体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許子輿者乎威求萬戶侯秀曰願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五月拔邯鄲即走追斬之夜郎又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曰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玄立大司馬秀為蕭王

通鑑曰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蔡充為上谷漁陽守蕭

王居邯鄲宮晝卧温明殿耿弁直入請問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蓋兵王曰王即已破河北畧平復用兵何為弁曰王即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銅馬赤眉之屬衆各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父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弁曰大王哀厚弁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弁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婦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内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公功名已善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日取毋令他姓得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矣

秋蕭王擊銅馬諸賊悉收其衆南徇河内降之

通鑑曰是時諸賊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弁俱為大將軍特節北發幽州突騎苗曾救諸郡不得應調漢收斬之弁到上谷亦斬韋順蔡充悉發其兵王擊銅馬於鄴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薄於

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朱浮為幽州牧治薊銅馬夜遁王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來與其餘衆合王復與戰悉破降之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彭鐵腰五幅十餘萬衆在射犬王擊破之南徇河内太守韓歆降謝躬數欲襲王未發至是帥兵數萬還鄴邀擊尤來於隆慮山大敗王使吳漢岑彭襲據鄴城躬還漢等斬之其衆悉降

公孫述自稱蜀王

通鑑曰更始遣李寶徇蜀漢述遣其弟遵擊於綿竹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為蜀王都成都民夷皆附之

冬赤眉西攻長安

通鑑曰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愁泣思欲東歸樊崇等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既入潁川遂分二部崇

自武關徐宣自陸渾關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

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內馮異拒洛陽

引兵徇燕趙

通鑑曰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時朱鮪李軾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禹禹曰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審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洛陽王乃引兵而北恂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木營之絕

玄以隗囂為御史大夫

通鑑曰隗崔隗義謀叛歸天水囂告之更始誅崔義以囂為御史大夫

梁王永據國起兵反

通鑑曰永起兵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南汝南凡二十八城以沛人周建等為將帥又拜賊帥西防佼疆東海董憲琅邪張步為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秦豐據黎丘自號楚黎王○田戎陷夷陵轉寇郡縣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二十四終

